

人生借鉴译丛

Sechziger

名人六十耳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六十耳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徐央央 译

印芝虹 校

中华书局

**Sechz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60 und 7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耳顺/(德)普劳泽著;徐央央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人生借鉴丛书)

ISBN 7-101-04369-0

I.六… II.①普…②徐…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651 号

书 名 六十耳顺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徐央央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¹/₈。字数 72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69-0/I·576

定 价 13.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谢天谢地我们依旧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准备启程回家了,阿门!”

把您的心事抛给主

——路德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
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
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将《圣经》翻译成德文。

“上了六十岁的人，如果早上醒来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话，那他肯定已经死了。”这是外科大夫奥古斯特·比尔(1861—1949)的看法。他曾在柏林大学教书，为战争中的士兵设计过护头的钢盔。比尔还写了一本关于身体——心灵问题的书：《心灵》，很为人称道。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七十八岁。根据自己身上实验的结果，奥古斯特·比尔开创了脊柱麻醉法，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他对年届六旬者疾患的了解，很可能基于对其病人的观察，同时也来源于他自身的体会。但据说这位几乎活到八十八岁的老人在六旬的时候似乎还从来没想到过死。

马丁·路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四十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同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路德并不害怕死亡和死亡的过程。马丁·路德是艾斯莱本人(属图林根地区),出生于1483年11月10日。在他六十多岁时,当地的女选帝侯,也就是他的邦君,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路德的回答在我们今天听来多少有些不舒服:“这个年龄已经到来了,它本身意味着年老、冰冷、走形、疾病和虚弱;瓦罐汲水,直至破碎;我活得够长了,愿上帝赐给我极乐的一瞬,让这一滩腐朽无用的肉体囊袋回到土地下它的家族中去,由那些蠕虫们分享。”

今天,五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走进了一个理直气壮拒绝将死亡排挤出意识的时代,路德的话听起来就难免有些阴郁了。可在他那个时代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时流行老的基督教观念(这种观念现在还存在),即人在死后才开始真正的永久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在路德掀起宗教改革之前,生日一直都没有成为庆祝的原由。相反的,人们却隆重地庆祝命名日,至今在信天主

教的地区还流传着这种习俗。命名日是某个圣人的日子,以他的名义某人受到了洗礼。但是跟圣人的日子有关的不是他们的生日,而是他们的忌日。

这要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时期教会作家所持的观点,尤其是奥利金的教义。奥利金被认为是基督早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告诫人们,要把世俗的生活看成一种虚无和一种空洞的假象,看成一段幸亏很短暂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原罪而受罚,人的原本属于上帝的灵魂,被捆绑到我们的肉体上。只有死神才可以从人的肉体中拯救出这个灵魂,让它回到上帝那里,重新获得原本而又真实的生活。根据这种理论,忌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再生到基督的生活中去。因此忌日不是悲伤的时候,而应该成为高兴的理由。

生日则相反,它在奥利金的教义中标志着人们开始踏进尘世,应该引起人们的悲伤,他以耶利米和约伯为例,这俩人都诅咒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他认为每一位圣人都与他们感

同身受。只有罪人才可能视生日为快乐。

年长一点的教会作家德尔图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大声呵斥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生日宴会，在这些宴会上皇帝大摆排场，而平民百姓则对这些尘世的统治者表现出近乎对神灵般的敬畏。德尔图良告诫基督教徒，要远离这些庆典，因为把世俗的统治者神化是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基督教只信一个神。

德尔图良斥责皇帝生日庆典是“毫无意义且胆大妄为地向皇帝宣誓效忠”，除了皇帝的生日之外，基督教徒们不久也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生日。人们不再庆祝生日，而是去庆祝命名日，也就是圣徒的忌日。出生把人们带进了原罪的泥潭，这是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引起的，它剥夺了人们肉体不死的权利。只有死亡才可能把人们从原罪中解放出来。不受原罪牵连的只有圣母玛丽亚和基督耶稣，因此他们的生日令人高兴，而且每年都庆祝一次。另外人们也可以照常庆祝施洗者约翰的生日，因为约翰在母体里的时候就已经被奉为神明了。

与此同时，长远受到奥利金思想影响的天主教堂却从未有过禁止庆祝生日的明文规定。然而，曾经倍受希腊人和罗马人喜爱的生日庆典作为跟天主教命名日庆典的有意对抗，还是首先在新教地区开禁的。但是命名日和生日之间的原始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了。今天，在许多天主教地区，人们同时庆祝这两个纪念日，而几乎不再有人去想，其中的一个原本是个忌日，基督教徒只该为这个日子而高兴。尽管基督徒们渴望在彼岸有原本而又真正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尽可能长久，尽可能舒适。

真的要把死亡看作高兴的理由，这在于路德也是很难接受的。这一点可以从路德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看出，信写在路德十三岁的女儿玛格达莱娜夭折之后。这时的路德已走到了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从他对玛格达莱娜之死的悲伤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前面路德所说的话：“我已经活得够长了”，话语中无疑带有心灰意冷的色彩。在他亲眼目睹玛格达莱娜去世三天

之后，他写信给多年共事的好友尤斯图斯·约纳斯：

“我想，关于我最可爱的幼女玛格达莱娜超度到了基督的永生之国一事，你可能已略有所闻。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一种极乐的死，她终于逃脱了肉体、尘世、虚幻和鬼怪的控制，为此我和我的妻子应该感激和高兴才对，但是父母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以致于我们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而感觉不到心灵的抽噎和呻吟，感觉不到内心极大的悲伤。因为我们活泼可爱、听话懂事的幼女活着时和临走时的一切特征，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已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头，所以尽管她的死是升入基督王国，是无与伦比的死，那也无法彻底驱走我们的悲伤，像它原本应该做到的那样……”

路德受到的打击确实很大，后来他只能求助于他的朋友：“请你代我们向上帝致谢”，在那段时间里他显然是无法亲自去感谢上帝的。仅三年之后，在1546年2月18日，路德自己也去世了，享年63岁，不是死在家中妻子的身旁，而

是死在他的出生地艾斯莱本，他是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去那里进行谈判的。他留下的最后的笔迹是用拉丁文写的，他的遗言，一直到最后两句话，再次显示了他不凡的谦虚和人道，而这始终是他果敢和随时挺身而出的人格的一部分：

“一个人如果没有亲自当过五年的牧人，他就不能够理解在诗作《牧歌》中的维吉尔，即诗人本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亲自当过五年的农民，他就不能够理解那个《农事诗》中的维吉尔。在其《书信》里面的西塞罗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除非他有在一个杰出的国家政体中从政二十年的经历。没有人可以信口雌黄他已嚼透了《圣经》，除非他已跟先知先觉们，如以塞亚和耶利米、施洗者约翰、耶稣和耶稣使徒们一起管理了教区达百年之久。不要试图与那神赋的埃涅阿斯并驾齐驱，而只是跟随着他们的足迹深深地祈祷。我们是乞丐。这是事实。”文末他还注上了日期——他的再生日：公元 1546 年 2 月 16 日。

虽然路德四十岁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很快就

要离开人世了,这时他的死却来得出乎意外。可能冬日里的艾斯莱本之行把他累倒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去调节与曼斯费尔德伯爵之间的一场家庭纠纷,结果调节成功了。流传下来的说法说路德步行了一段路后身体发热,后来又在刺骨的寒风里着凉了,冷热不济,所以病倒了。他早就患有结石病。而现在又开始犯头晕,而且是经常发作。所以当他和儿子们想打道回府时,他已没有力气走出客栈了。但是六旬的路德并没有感觉疲惫,没有对他的事业,也没有对他的信仰疲累,没有厌倦生活。这一点,他在途中给妻子的信件也可以作证,信中有很多充满爱意的调侃,因为他家中“亲爱的家庭主妇”,他维腾堡的“大夫太太”,用他的话说,实在是对他担心得太多了。他在2月10日的回信中写道:

“最神圣的博士夫人!我们十分友好地感谢您给予的巨大关怀,真抱歉,这种操心竟使您夜不能寐。自从您为我们担忧以来,客栈里的火就堵在我卧室的门前,折腾着我们,而昨天——不容置疑是在您忧虑的魔力下——一块石头差点

掉在我们的脑袋上，几乎把我们像夹在捕鼠器里一样地碾碎：我们秘密的居室里老有石灰和粘土洒落在我们头上，差不多长达两天，直至我们找人来帮忙；而当他们用两个手指触摸这块石头时，它滚了下来，像一个长枕，有一只手那么宽；如果没有天使的看守，这块石头就要来感谢您的圣心了。我担心，假如您再不停止担忧的话，泥土最终会把我们吞噬，所有的自然力都会来追剿我们。您难道是这样学习基督教教义的吗？祈祷吧，让上帝去操心；上帝没有旨意要您为您或者为我担忧。在《圣经》许多地方都写着：‘把你的心事抛给主吧，他为您担忧。’”

结尾时他还补充道：“谢天谢地我们依旧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准备启程回家了，阿门！”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我依然要为荣誉而奋斗，哪怕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死去。”